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十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龜山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

書言象意之表

尹和靖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

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求必真能高深而鬪巳離其本者矣其平易無窮之味也○讀書須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庶可得之若以先入之說橫於胸次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巳意設使義理可通巳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鄙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不可行者乎○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巳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學問就自家身巳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巳是第二義○古人讀書與

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復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虫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裡便闕此一物之理○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學者理會文義只要先理會難底

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讀書只恁逐段仔細看積思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提撕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常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

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如川兵相殺者爭得些兒小可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無疑者須敎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至極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至極處○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裏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

是甚麼朝廷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使來不知一擔百碎〇横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意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〇東坡教人讀書小簡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人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

同日而語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故胡說亂說耳○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讀經

朱子曰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約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又曰

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禮上議於世關道理沛然若火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看文字當如大艦高編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纔離小港便着淺了濟甚事黃勉齋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

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張范陽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

以酷見傳其餘則闕然無聞如漢唐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見書者多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劉元城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

固郵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三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將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併載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左傳鄭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謂鬼有所歸可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上

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亦立之者伯有以非立後非義也惡厲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固其爲僥耳○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闕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所以爲妙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此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咸謂左氏紀所取多古文尚書乃

伏羲神農見易大傳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天下叢之急不暇及此○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

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褒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慎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所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乃止言封禪禱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未及何也陳潛室曰史

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

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后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

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夾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吳臨川曰秦丞相斯燔滅聖經得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爲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科舉之事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或以科舉作舘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肯做工夫爾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嘗論科舉非能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之一應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

陳北溪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illegible]

人情中物理謂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可用之實也陳潛室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乃是真實舉子

論文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

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有綸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不易及○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

易傳序春秋傳序○歐公文字鋒𠜱利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後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

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也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

可貴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楊龜山曰作詩不如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

諫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故得而罪之若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

觧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横逆不可當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却又不去學好底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

張南軒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方

不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閑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憮焉爲之形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寢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若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淫志者幾希〇古今詩人吟風弄月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之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牧之介甫高才遠

韻謬邈絕出其賦息嬀菊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唐虞三代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〇泰山雖高矣絶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爾

張南軒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是其工夫至到者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〇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

武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楊龜山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悦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紂罔有悛心賢

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徒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湍也會逢其適而已

周宣王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傅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官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吾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

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之封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之誅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胡五峯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色湯武

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曾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胡五峯曰欲撥亂與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管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管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司馬公曰大人者顧將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爲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司馬公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

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意所以眡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眞西山曰狐偃趙衰皆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葢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子餘之言論風

肯又非勇犯所及

趙文子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裹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貴有不能奪益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眞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轉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老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年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

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者而已爲

其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眞西山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攝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擾下國之危且殆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固斡皆有術焉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絕根之難猶者不輒動以激其變然之既稔者不輕觸以失其權有

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旣自君南遷子皆死於宗
大姓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教者其於外也導大國
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屠僇之討而鄭
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作兵賦鑄刑書見譏當世
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務心之業則未之聞焉
蓋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
其無有以一善著者乎周人各以所長皆得聖門所
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
術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問商君初變法奏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陳潛室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戳國刑戮之民矣不下罪乎如何得他令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毛遂

陳潛室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者將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

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譬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知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前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

陳潛室曰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疏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

多謂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
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躁謬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
主不知之耳〇又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
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
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
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絶是上黨之在韓也
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
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詛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
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

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至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乎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徂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魯仲連

陳潛室曰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欲故不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楊龜山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

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併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挾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益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

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規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肯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三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

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倖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
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秦萬乘之
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
趙使秦不敢備焉劾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
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
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共失如此故特爲之
論著云

廉頗

呂東萊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

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

蘇秦 張儀

呂東萊曰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巳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言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乎

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

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司馬公曰穰侯相秦益彊（強）并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也故搤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親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許庸齋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

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枚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蒍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

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

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恃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

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皆盡要起而亡之也即有仁義如何守得

茅焦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騙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

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蹶產皆遊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非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陳勝

陳潛室曰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與王之業說之何也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姓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孝公因

此發憤殺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彊大後來又得惠文
武昭襄皆以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
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
相副

性理指歸卷之十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米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毋妻子在楚三是有

懷王

劉元城嘗與馬永卿論圍棋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棋云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

着爭若低棋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跳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與良平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

使良平邀瑺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朱子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彊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彊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因以爲沛公素寛大長

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觀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發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六十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之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

内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
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
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
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
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
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
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
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
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
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

之難有要徼之患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狹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陳潛室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

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不已也而懷王之報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

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秖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關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輙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喣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

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曹葦嘔喻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彼其仁心仁聞出于至誠惻怛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其上一言其利溥哉○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羅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怒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

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温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

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個輕那個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楊龜山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疏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閒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張南軒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觀史云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方遠近驩洽乃修

代來功則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則知忠信可行於蠻貊也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而帝一一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其推誠如此則又少[illegible]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皇帝側室之子為辭則佗敢以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以慢以應我必然矣擬

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信哉以此天資之美
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
惜其大臣不過灌絳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
時英俊卒亦不見用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
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
名之家至即位既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
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益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
呼亦賢矣哉故予猶恆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

是黃老不問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都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忌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與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與奪由人勢不可同日語

景帝

胡五峯曰漢景以郅都寧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

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更得個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錯從那邊去了

張南軒曰武帝犇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待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

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勑與六經戾矣豈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益眞知悔者秦穆之誓與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乎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益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淸明之慮生是以能將於付托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政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恩澤復流循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

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决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

陳潛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戸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

崇德也不辟維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
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
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
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疑神
於蓬萊蜿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
交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
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嘗窮極
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
之所可與翔其實無有哉○問漢法將相必出於列
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

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也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其後遂爲故事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藉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玆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陋規然而非軍功

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
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
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
由相封侯者漢史目爲恩澤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
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
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
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於閨房
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
夫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
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亦此[illegible]

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吏張之善者猶若此吏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羅豫章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邪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張南軒曰宣帝爲漢家雜覇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

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卽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其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爭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桓文之

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眞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説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戸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其綜覈者安在陳灊室曰刑名術數

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慮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

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

元帝

司馬公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乎

項羽

司馬公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

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弒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等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跌宕思反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楊龜山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斷

歔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覩秦卒之覆會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敗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

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陳潛室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